

风物咏

山野鸟趣

林红宾

我从繁华的城区来到这空旷的深山。那蝼蚁般熙熙攘攘的人群、那甲虫样踽踽蠕动的车辆、那氤氲着岚气般的烟云、那充斥着蚊声似的喧嚣，统统离我远去。极目远眺，唯见青山含黛，层叠叠嶂，苍穹湛蓝，飞云鼓浪。山中的一切都让我赏心悦目，百看不厌。我仿佛穿过岁月的隧道，进入了远古，去采风，去挖掘，去思索……

我来到一条草木葳蕤的山谷，坐在一棵状若华盖的赤松下，将一双脚伸进清澈无比的石潭里，立刻引来小鱼小虾前来造访。潭水悠悠，倒影楚楚，心也融融，情亦浓浓。我宛若幻化成一尊玄石，与大山密不可分。物我交融，遐思无边，庄周梦蝶之情油然而生。此刻，我摒弃了一切人世杂念，心中不染纤尘，就如达摩面壁靠悟性来欣赏大山，来聆听山之音乐。

听啊，山风乍起，那低沉的松涛莫不是大山老人的鼾声，那潺潺的涧泉莫不是大山老人的脉动！

这里犹如搭起鸟的歌台，百鸟踊跃献艺，汇聚各种流派，呈现千种神韵，令人叹服大自然的造化神功，叹服大自然竟有如此高深的艺术造诣！我洗耳恭听这极为难得的空山鸟语，欣赏这久违的、拨人心弦的鸟之绝唱！

喜鹊衣着典雅，黑衣白领，站在高枝上喳喳喳地大声叫着，俨然一位落落大方的节目主持人；云雀是山中的民歌高手，如同一个不落的精灵悬在蔚蓝色的空中振翅啼啭，“唧唧唧唧勾哩啁……”鸟儿悠扬婉转，娓娓动听；腊子鸟叫声优美，歌声嘹亮，传得很远，尤其那花腔，宛若有人在演奏木琴；黄雀叫起来嘟嘟噜噜的，就像有人高擎茶壶往茶杯斟茶的声音；大苇莺只会那么一句词儿，“唧唧鬼儿，唧唧鬼儿”，还在孤芳自赏反复吟唱；沙溜鸟“嘀溜溜溜”地叫着，如同一枚水漂石，擦过平静如镜的湖面，溅起一串晶莹的水花儿；知更鸟站在柳树梢上，长尾巴一撇勾，脑袋一点，“吱扭吱扭”地叫唤，真像有人挑着一担空篴发出的声响，又如农妇摇纺花车的声音……

节目依次上演，叫声各有千秋。

啄木鸟在拍打着手鼓助兴，山鸡在忘情地大声喝彩：“好啊，好啊！”白头翁和山雀在发表天真活泼的议论，鹌鹑则不满，与山鸫鸫在“咕咕咕、咕咕咕”地低

声嘀咕。

布谷鸟在殷勤地呼唤：“报谷，报谷，报报谷。”斑鸠则遥相呼应：“水咕咕，水咕咕，咕。”四声杜鹃在宣传独身主义：“光棍好过！光棍好过！”人参鸟却在断崖上急切地呼唤伙伴：“王干哥儿！王干哥儿！”“吃杯茶鸟”吐字清晰，俨如一个口吃的小堂倌在殷勤地张罗顾客：“吃杯，杯，茶——吃杯，杯，茶——”灰杜鹃在撒娇：“哥哥哟疼我，哥哥哟疼我。”分明是哥哥要远行，妹妹苦苦地挽留。鹧鸪好言相劝：“行不得耶——哥哥，行不得耶——哥哥。”鸬鹚在炫耀好饭食：“米米米，吃米哩；米米米，吃米哩。”凤头云雀不屑一顾地叫道：“这样的好饭家家有哩，这样的好饭家家有哩。”小杜鹃则在大声张罗：“阴天打酒喝，阴天打酒喝。”黄莺在寻找伴侣：“你你你在哪儿啊？你你你在哪儿啊？”乌鸦好不惊讶，发出由衷的赞叹：“哇！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猫头鹰在挤眉弄眼地嘲笑。

“欧鸹鸟”不会唱歌，只能摹仿发齁的人哮喘：“齁——齁——”鸬鹚长着一副凶相，只会恶抖抖擞地叫：“狠虎！狠虎！”再不会用坚硬的喙啄击岩石，“嗒嗒嗒嗒嗒嗒……”仿佛戏台上的司鼓在敲打小鼓。噪鹛在凄厉地寻找伴侣：“哪儿啊？哪儿啊？”黄鹂立即指点：“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在沟里，在沟里。”“抓——抓——”“抓抓鸟”动辄制造恐怖气氛，也不知张罗把火地抓什么。竹鸡立即质问：“你是谁？你是谁？”

日暮西山，百鸟唱晚，音乐会又掀高潮。

啊，你们这些善唱的精灵，我知道，你们本身就是大自然放飞的音符，大自然为你们谱写出这么多精美的曲子，又借用你们的歌喉，对我们，对人类，对芸芸众生，转达它神秘而善意的问候！

啊，听不完的小鸟，听不够的山曲！此乃精美绝伦的山曲经典，是大自然的原声唱片，谁也无法作假。来这儿欣赏空山鸟语，不用花大钱买门票，不用受拥挤，不用呼吸混浊的空气。这儿空气清新，阳光充沛，舞台恢弘，到处都是雅座，或在凄凄芳草上仰卧，或在累累岩石上倚着，或在淙淙溪岸静坐。听上一场空山鸟语，心如大山一样空旷，顿觉年轻了许多。不管走到哪里，耳畔都会萦绕这百转千回的山野鸟趣！

草色漫过花期

刘志坚

暮春的微风拂过，带着浓郁的花草气息。

老屋的砖石缝里，野薄荷正顶着新叶往上钻。恍惚间又看见祖母在石磨旁择菜，蓝布衫沾着淡淡的薄荷香。她身后的月季开得泼辣，花瓣层层叠叠，像要抢尽整个春天的风头。可过了五六天，月季花瓣便已凋残，倒是野薄荷的绿仍在蔓延。

祖母说：“花儿是给眼睛开的，草才是给日子长的。”彼时，我不懂此言深意，一味追逐花朵的绚烂：桃花的绯云，梨花的雪浪，樱花的云霞都曾让我着迷，仰酸了脖子也乐此不疲。那年四月，我看着粉白的樱花雨飘落，便追着花瓣儿跑，似乎沐了一场樱花雨，便兜住了半空中的春天。可甜香未散，枝头已现颓势，残瓣黏在深褐的枝桠上，像被揉皱了的裹糖纸。我忽然明白，花期不过是光阴的瞬时惊艳，而草色才是时光最耐心的底色。

野草的蔓延从不管时节。春日，各色野蔬随地顶出芽苗，像绿星落进黄土地；夏天，狗尾草在四野织就毛茸茸的绿毯，风过时便泛起层层绿浪；深秋，苍耳沾满过路人和动物的裤脚、皮毛，任其携至任何角落；即便是寒冬的霜雪下，也藏着蜷曲的芽尖，在冻土深处等待春风……野草是土地最坚韧的孩子，给一点点阳光雨露，就能活成绿色的汪洋。

那年大旱，月季早已枯死，而野薄荷竟从干裂的土缝里挤出几簇新叶。尽管叶片薄得能看见叶脉，却依然倔强地挺着，把仅有的水分凝成叶尖的露珠。野草坚韧的抗争，终于等来了两个月后的透雨，我看到野草奇迹般地胜利了：野薄荷长满了整个矮墙；蒲公英在石磨盘旁开出金黄的花；就连不起眼的马齿苋，也给碎石路铺上了绿地毯……它们漫过枯死的花茎，漫过干涸的裂缝，用近乎霸道的生命力，把荒芜覆成了绿洲。原来，草色的蔓延从来都不是侵略，而是接纳。既接纳花开时的绚烂，也接纳花谢后的苍凉，在时光的褶皱里，默默织就永恒的绿。

去年秋天回老屋，院子里开满蒲公英的绒毛球，那些白色的小伞在风里摇晃，像落了一地的月亮。我又想起祖母的话：“花开的时候，人都仰头看花；花谢了，草还在替花守着园子呢。”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我恍然悟出时光的真相：繁花是光阴的标点，短暂而璀璨；野草是时光的段落，绵长而柔韧。

如今，我窗台的花盆里，既有精心侍弄的月季，也有几丛不经意发芽的野草。月季开时，我会为之驻足；野草长时，我也任其舒展叶片，看阳光穿过叶隙，投下细碎的影子。某天清晨，我发现一朵凋谢的月季落在野草丛中，红瓣与绿茎相衬，竟比盛放时更多了几分温柔。

原来，草色漫过花期，不是取代，而是一种延续。花开时，草在低处默默生长；花谢后，草用绿意承接时光的重量。它们在同一方天地间，在同一片阳光下，完成了生命的对话。在每一次花开花落、草枯草荣中，把生命的故事写成了永恒。

诗歌港

春天醒了

康勤修

第一声啼鸣啄破晨雾，
羽翼掠过山脊时，
冰河裂开第一道缝隙，
泥土深处传来窸窣的震颤。

穿鹅黄襦裙的姑娘，
将柳枝编成簪子戴在头上，
草芽拱破冻土舒展着腰肢，
整座山谷都在深呼吸。

山泉开始调试七弦琴，
画眉衔着颤音掠过黑松林，
地丁花在山坡上铺开紫地毯，
蒲公英举着一枚金色的小太阳。

老牛踩着农谚的节奏，
犁铧翻开一行行油亮的诗行，
种子落进温热的掌纹，
与布谷的倒影一同生长。

纸鸢牵着一朵白云游荡，
童谣染红了枝头海棠，
一只蜜蜂醉倒在桃李深处，
翅膀上沾满了蜜色流光。

当新绿漫过最后一道田埂，
所有的形容词都褪了色，
只剩漫山遍野的动词，
在风里沙沙作响。

两色杏花

奋飞

我家门前有棵杏树，
春季来临繁花似锦，
西边花朵红如火，
东边花朵白似雪。
游人驻足发问，
为啥一树两色花？

原是一对候鸟恋人，
嫁接杏枝寓意忠贞。
白花结果扁，
红花结果圆。
味道一样蜜甜，
那是它们爱情的升华。

春晖

刘辉

春晖煦煦润寸草，
寸草悠悠沐春晖。
春晖默默付韶华，
寸草萋萋吐芳菲。
年年寸草生发时，
岁岁依得三春晖。
待到春晖迟暮时，
寸草何以报春晖？